

跨越歷史的相會

專訪「銀鈴會」成員朱實先生

文／簡弘毅 展示教育組 攝影／吳瑩真、簡弘毅

多年來，人在中國的朱實，以日本研究做為終身職業，也曾遠赴日本教書。公餘之外，俳句、短歌仍是朱實最鍾情的文學寫作，也靠著俳句的創作得到心靈的撫慰，甚至建立起與台灣俳句詩壇的聯繫關係。我們的到訪，對於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朱實而言，或許只是平靜生活中的一天，然而，他以爽朗的笑容、高昂的嗓音，向我們述說著屬於他個人，也屬於台灣歷史的點滴過往。

訪談時間：2011年5月11日
訪談地點：上海市靜安區 朱府

半世紀時空を越えし秋思かな。
長かりしタイムトンネル時計草。
見はるかす鳳凰花の排空奪ひ。

——瞿麥，〈台灣旅吟〉（二十句，節錄）

朱實，本名朱商彝，彰化人，1944年「銀鈴會」發起人之一，《邊緣草》主編，作品多發表在《力行報》、《新生報·橋副刊》等戰後報刊。1949年涉入「四六事件」，後逃亡日本、中國，定居上海。曾擔任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、上海俳句研究交流協會會長、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室主任等。另以筆名瞿麥寫俳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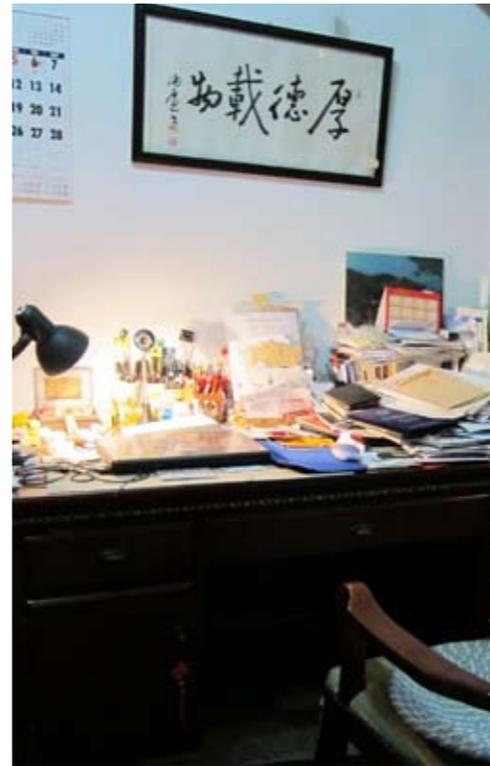
1949年春夏之交，台灣省師範學院教育系大三的朱實，與當時「學生自治會」主席鄭鴻溪，在逃離了「四六事件」逮捕的危機之後，拿著變造的身分證從基隆搭船到香港，再輾轉到了北



朱實先生頭髮雖已花白，氣色卻很紅潤。

京，就此遠離了他們的故鄉台灣。六十多年後，當我們造訪上海，與朱實先生相約拜訪時，眼前所見的已是一位頭髮花白的長輩，從黑髮到白髮之間，跨越的不只是歲月，更是無情的歷史翻攪。

見面之初，立刻感受到在我們之間一種隱形的隔閡：語言。從進門坐定開始，我們彼此以「國語」（或稱「普通話」）寒暄，彷彿交換名片或自我介紹般的進行著開場白，在禮貌與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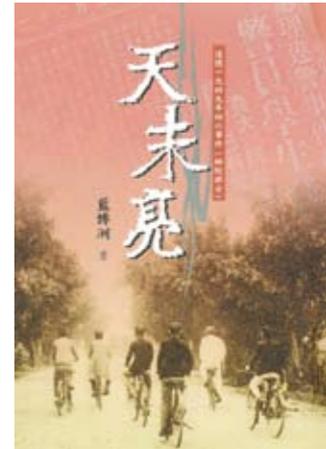


書房裡堆滿了文件，案頭的字是公子朱海慶先生所題。

氣中等待彼此眼神、話語的交集到來。直到同行團員開始以台語發言，而朱實也親切地以熟練的台語應答時，狹小的客廳裡突然熱絡且溫暖了起來，就是在語言使用的轉換之間，我們突然找到了彼此關係的連結，緊密地，熱切地。我開口問他，「在大陸六十多年，台語卻還是這麼地熟練啊？」

「因為台語是我的母語啊！」朱實這樣坦率地回答。當然，在上海也有許多台籍同鄉，彼此經常聯繫、交誼，自然不會生疏了自己家鄉的語言，況且，對故鄉思念的情感從來沒有斷過。因為長年在上海「國際問題研究院」日本研究所工作，熟稔日語和日本文化，退休後到日本岐阜大學任教，再輾轉回台灣探親，距離流亡到大陸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時間了。

報導文學作家藍博洲，在《天未亮：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（師院部分）》裡有一篇



《天未亮》，藍博洲著。晨星出版公司，2000年4月。

〈流亡的銀鈴——朱實〉，將「銀鈴會」與朱實的關係，以及四六事件的種種往事，做了很多的敘述，可能是最早一篇報導朱實的文章，也讓這段塵封的歷史為世人所知。歷史是洪流，夾雜了太多無法言說的無奈，而對朱實個人而言，更是命運無端被拉扯、扭曲的切身感受。問他會不會後悔當年做了遠離家鄉，投向共產中國的決定？

但朱實沒有正面回答我們。他拿出一九九〇年代第二次回台灣時所寫的俳句〈台灣旅吟〉（二十句），交錯著日文、台語、普通話，慢慢地分析每一句詩句的意思給我們聽，在濃縮精鍊的短歌裡，用諸多台灣意象與景色表現他所看到的家鄉風景，並以秋天作為整首詩句的主軸，既是返台時節的描寫，恐怕更是人生晚年回鄉的心境寫照，帶著既熟悉又陌生、既親切又疏離的情感，所感受到世事變化的無常，絕非我們這一代所能理解。

半世紀時空を越えし秋思かな
 長かりしイムトネル時針草
 見はるが才鳳凰花の排空會ひ
 練り歩く七翁八翁や金巻り
 〇しも全純銀紙巻く金巻り
 門毎に供物並べて魂祭り
 掃苔や幾星霜の祈り込め
 時村り才在時止まり暮洗小
 屋蓋了へはるかに望む翡翠灣
 蓮露食む初恋の味日のほのと
 仏桑花若き日の夢果てしなく
 八卦山苔のままにはんれくろ
 相思樹の花咲く橙や八卦山
 ままかひに鴉雀巢ひは花芒
 新涼や校街のひ小風に揺れ
 七夕や情人節の小ヌーモラス
 秋立つや木島閑めがりに続く旅
 小り仰ぐ巖の裂れ目の天高く
 是をり立つ草を越へて秋の蝶
 旅了へてしめじも聴く虫しぐれ

乙酉春分 朱實書

〈台灣旅吟〉手稿影本。(國立台灣文學館館藏)



書房裡掛著朱實自己所寫的對聯乙幅。



朱實先生為贈送給我們的書題字留念。



《潮流》，銀鈴會發行。朱實家中僅保留其中四期。

說起發生在1949年4月，對朱實一生影響最大的「四六事件」，雖然事件本身在台灣民主化浪潮之後已逐漸解密，許多歷史真相逐漸還原，也有部分當年受害者得到了名譽回復，但遠走中國的朱實，卻始終得不到任何一點實質的平反。聽聞當年的師範學院（今台灣師範大學）曾頒發「學位證明書」給當時受牽連的部分學生，朱實難掩心中的落寞。

「四六事件中，『學生自治會』主席鄭鴻溪等學生幹部被列為『黑名單』，我也名列其中，如果當初沒有逃走，肯定被抓起來處決。輾轉從基隆搭船到香港，再到天津、北京，就此完全脫離臺灣緊張的肅殺氣氛，在謝雪紅的協助下，準備參加『新中國』成立的正協會議。對我們這些人而言，逃亡到『解放區』是唯一出路，整個

人生經歷了一場大轉變，可以說重新得到一個新生，但是也徹底跟過去在台灣的自己切斷了關係。」朱實說。

這些因為政理想選擇，被威權統治者驅趕出自己的土地，盼望的只是一張學位證明書。然而他們看到獲得平反的，許多竟然是事件中不直接相關者，甚至有些還是向上面寫小報告的「職業學生」，而真正的受害者卻被忽視，不免令人感到歎噓。對經歷過太多人生變動的朱實而言，在乎的其實不是那張證明書，而是不甘於歷史被遺忘，和真相被抹滅、扭曲。

在事件中被淹沒的，還有銀鈴會的歷史。銀鈴會在戰後發行的刊物《潮流》，因為混亂的時局而散逸不全，至今僅存部分期數，無法拼湊這份戰後台灣文壇極為重要刊物的完整面貌。擔任

《潮流》顧問的楊遠，在1949年4月5日因〈和平宣言〉遭到逮捕，刊物也隨著事件的發生而自動解散，「銀鈴會」這個跨越戰前、戰後最重要的本省籍青年詩人組織，就此消失。在朱實遠走的同時，台灣的社會與文壇，也進入了另一個更為肅殺、緊張的時局，本土文學的最後一絲生命，在此被完全壓制，一直到六〇年代才逐漸重新展露生機。

多年來，人在中國的朱實，以日本研究做為終身職業，也曾遠赴日本教書。公餘之外，俳句、短歌仍是朱實最鍾情的文學寫作，也靠著俳句的創作得到心靈的撫慰，甚至建立起與台灣詩壇的聯繫關係。為政治、為理想而奔波的一生，最終仍是走向文學的擁抱，因為這是生命裡最真誠的部分。整個訪談的過程中，我所見到朱實最

純真、最愉悅的表情，也是在吟誦著〈台灣旅吟〉的詩句之時。我相信，被政治創傷的心靈，只有文學能夠予以撫平傷痕。

我們的到訪，對於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朱實而言，或許只是平靜生活中的一天，然而，他以爽朗的笑容、高昂的嗓音，向我們述說著屬於他個人，也屬於台灣歷史的點滴過往。歷史不能重來，命運也無法選擇，我們能做的只是了解和體會，而得以傾聽歷史參與者的現身說法，讓事件的還原有更多冰冷數據之外的感受，更是值得我們珍惜的經驗。為了赴這一場約，我們不只跨過了海峽的阻絕，更跨越了時間的距離；而穿越歷史迷霧之後的，則是朱實先生那硬朗、堅定、溫暖而真摯的身影。